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001年中国最佳

儿童文学

21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春风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第四卷）

中国儿童文学

2001年中国最佳

儿童文学

21st Century
China
Children's Literature
Daxi

2001年中国最佳
儿童文学

2001年中国最佳 儿童文学

本卷主编 曹文轩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中国最佳儿童文学/陈思和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13-2401-6

I. 2... II. 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儿
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08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1 - 6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殿华 常 晶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印刷监制: 张 斌

责任校对: 李 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401-6/I·2103

定价: 19.00 元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1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

丛书主编 陈思和
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光东 许俊雅
吴义勤 李安东
陈思和 张清华
严 锋 张新颖
林建法 曹文轩
谢天振

本卷主编 曹文轩

丛书策划 韩忠良 臧永清 常 晶

总 序

陈思和

公元 21 世纪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疲惫不堪的生命旅途，这虽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但当我们身处 2001 年年底来盘点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成果时，却多少有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春风文艺出版社耗巨资推出“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最佳”十种，以期能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留一珍贵痕迹。我受命于朋友们的信赖，担任了这一大系的主编工作，约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把卷展读，兢兢业业，不敢有任何的轻怠。越读到后来，就越感到难以下笔总结。这一点感觉，我的几位担任分卷主编的朋友们也有所知，只要读每卷序言便不难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并无创意。只是

与新世纪的中国内地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体育上足球出线、外交上申奥成功等一系列象征“国运”的喜庆相比，与理论界有关“全球经济与本土民族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热烈争论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没有轰动一时的争鸣之作。因而在今年以来，表面上看去是文化兴而文学衰，无所不包的文化批判大有取代文学当年所承担的社会全能的趋势。而文学似乎难以与时俱进，无法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但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开始成熟了。正如一个洞察世故的成熟的人一定是我行我素、处惊不变的人。稍经一点风浪就大喊大叫的，总不外是没见世面的毛头青年。全球化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目前谁也难以预料，而生活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现象要求在文学上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勉为其难。我们自然可以从政治家或者理论家那儿找来一些观点、逻辑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与生活实际所展示的丰富性相比，毕竟显得又表面又肤浅。文学如果从观念出发来揭示所谓的社会生活本质，虽然会一时哗众取宠，却不可能真正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真实性。我们的文学正处于无名时代的文化状态下，其不可能像共名时代那样，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世界观。人们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就让位给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这就必然要求多元化，感性化，要求文学创作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揭示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文学是否需要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它应该如何来应对时代、以致调整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显然，这不一定是文学所必须回答的。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

艺术审美规律，不能也不必要按照历史进程的规律而盲目追随，上一世纪的文学史经验教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种对文学的评价观点，其实都生成在我的脑中，盘桓在我的心间，分裂着我的情感。本来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已经有了普遍共识的文学本体观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似乎又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如果我们无法概括出一点能够涵盖主要社会症状的社会矛盾规律，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何来评价作家面对生活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回顾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种深沉的挫伤感折磨了作家最敏感的心灵痛处时，我们读到了像《心灵史》、《叔叔的故事》、《九月寓言》、《我与地坛》等最让人们激动的作品，在形似涣散的精神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依托了民间大地的滋养决然而起，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然而，当历史平安过渡到新世纪，这样的深沉感被严重蚀化了。当然我们不能说 21 世纪之初风波不兴，但与我们切身的关联似乎不多。与上一世纪相比，确实，一百年前戊戌之痛庚子之乱辛丑之耻的记忆已经淡漠，九十年前辛亥之变共和之梦的激情已经过时，八十年前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已经消解，七十年前外祸内乱明末历史重演的忧虑已经陈旧，六十年前河山破碎杜鹃泣血的刺激已经遗忘，五十年前百废待兴强国之梦的狂热已经破灭，四十年前闭关锁国夜郎称王的梦呓已经清醒，三十年前浩劫当头群魔乱舞的恐怖已经消散，二十年前死里逃生般的洋插队狂潮已经平息……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强制性纳入世界性格

局以后，像恶鬼般苦苦纠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无非是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即如何治愈痛到心灵深处的弱国受辱的创伤。然而，当新世纪悄然来临时我们的百年情结似乎突然释放了，于是我们兴高采烈，顿时失去了许多记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有些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会有人对灾难幸灾乐祸地窃笑，当海峡两岸偶有风波之时，会有人摩拳擦掌闻鸡起舞。魔鬼在原始正义感的旗帜下又一次利用了人类的盲目和狂热，使人类理性和民族自省注定要经历另一场严峻考验。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未来历史规律，匆匆预言未来生活的本质性矛盾时，对这些弥漫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复杂心理却漠然置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共识，但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涵盖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又一次走在创作的前面，那么，对文学创作究竟是祸是福？我总觉得中国眼下的景象有点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国30年代的历史旧象，具体的证据不必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历史划定的怪圈？这就是世纪之交时鲁迅传统和鲁迅精神引起激烈争论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想，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在新世纪继续薪传人文理想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随着中国进入WTO，全球性的经济体制肯定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民族的矛盾？我觉得要考察这个历史事实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前提下发生

的，事实上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追求现代性，都是全球殖民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每一步行走都伴随了痛苦的代价，但又是摆脱东方亚细亚式的野蛮与专制的必要过程。鲁迅在 30 年代就告诫人们，不要在宣传沦为民族奴隶的痛苦时忘记了做自己人的奴隶也同样是痛苦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浅显的方程式排列出社会现象的正反两面是否等值，复杂现象很难用理论形态来说明，于是我们就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家们用含混但又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复杂的审美感受。

文学研究者要对文学形象的独特性进行透彻分析，就离不开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而如果从一个理论观念出发去看待生活现象，或者用孤立、互相割裂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中现象，都很容易片面放大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考察生活现象。虽然，这不是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文学创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他对生活的全部感受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艺术感受是否能够唤起相应者的感情的共鸣，由此来决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用旧俄时代的文学史为例子，惟有诞生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奥勃罗摩夫性格的不朽的分析，从而才会产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旧俄社会的透彻批判的精神影响。一切都不能倒着运转。一个时代不管其伟大还是不伟大，都会以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来滋养文学家的心灵，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是否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文学，我在前面所列出的盘桓于心间的两种感受也许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直面生活本身、与广大社会底层的人类呼吸与共的艺术家，他本来是不会舍弃那种来自生活、又是与生命血肉相连的艺术感受，而他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来自生活以外的属于人类观念性的因素。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文学，那么，从上一世纪的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悄悄变化正是趋向这一轨迹。放弃高调，脚踏实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艺术追求来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从我们所选的十卷文学大系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一变化的痕迹。换句话说，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正是上一世纪文学走向的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作家们依然沿着原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用独特的敏感来体验着日常生活的刺激。我们在编选大系的过程中故意不推荐那些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的作品，相反，有些让人读之感到震动的艺术作品，恰恰是显得有些陈旧的内容。如中篇小说卷收入的《奔跑的火光》（方方著）和《玉米》（毕飞宇著）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惟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才显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可叹可泣。《奔跑的火光》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使农村妇女产生了追求物质与自由的欲望，失去了原始的道德感的乡间娱乐也使她们有了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经济上比较富裕、男性农民不需要去“南方”打工的农村环境里，传统的生活观念又是何等野蛮地制约了人们的命运。一个现代背景下发生的古

老悲剧，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生活产生深刻的反思。我们再读散文卷里所收的长篇对话《杜高档案》，讲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微不足道的真实命运，但惟其真实性，才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档案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怕的威慑力，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属于历史，但对当下生活的认识，能说是已经过时了吗？相反，过于贴近当下生活的故事，有时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力量。我在审读短篇小说卷时删除了一篇曾被有关杂志看好的作品《找打》，这篇小说反映民工遭受现代资本家欺压的遭遇并非没有价值，构思中也不乏吸引人的独特性与巧合性，但问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总是在情节上制造出为了强调效果而编造的夸张痕迹，使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受到损害。即使在入选的《马义的眼泪》和《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两个短篇里，这样的夸张痕迹仍然是在所难免。我同样很赞成艺术必须接触人间苦难的说法（之所以选这两个短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美考虑），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人间苦难与心灵感受这苦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魂大搏斗和大痛苦，那是不应该为技巧所侵害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境界。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多少代表了文学的主流，也就更加能反映出某种客观的束缚，于是在选择中较多地有意于体现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好作品，而在诗歌、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卷里，选择的余地则要更大一些，那里的发表空间要宽阔得多，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创作心灵的自由形式。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新世纪文学的面貌，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不一样的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文学^①和翻译文学等卷，以另类的姿态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正好形成比较和对照，使我们的读者更加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感受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只有在文论卷里，我们稍稍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宏大理论，但也是反映了文学评论领域的各类意见，并非有什么导向性的意见。

这次所选的各类文学作品，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我们内地的出版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翻译文学、中国台湾文学、港澳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编年体文集，所以这项编辑大系的工程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经验，遗珠之憾总是难免。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辛苦劳动推动了这项工作，使这十卷书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大系的编选原则与我们以前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基本相同，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

2001 年 12 月 4 日于黑水斋

① 本卷原来安排是港澳文学卷，后因没有入选澳门文学，所以改为香港文学卷。

序

曹文轩

2001年的儿童文学似乎比较平静，没有太多的波澜，也没有太多的风波。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话题。不用说是一般批评界，就是儿童文学批评界也没有对这一年的创作感到惊喜或者是惊讶、惊诧——哪怕是出来一些让人感到困惑或让人感到恼怒的的作家、作品呢？一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就像夜风吹过清澈月色下的水面，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起这一年的作品，人们没有激动，也没有什么失望。它是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的目光下流畅地无声无息地滑过去的。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一直有一种冲动——反叛的冲动、创新的冲动。一般的文学界因有自己的事情与问题，大概不太清楚儿童文学这里的状况。其实，在这些年里，儿童文学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发生在儿童文学界的观念之争、美学之争，曾有过短刀相见的白热化状态。二十年的时间里，儿童文学在社会与一般文学界不大注意的情况下，不时风潮迭起，曾演绎过许

多颇为壮观的大剧。圈里人都有着这样的记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年复一年，它总会在沉闷的岁月里生出许多事来。这是一个不怎么安分守己的领域。就在这样的动荡中，儿童文学走过了二十年的崭新历程。今天的儿童文学与从前的儿童文学已大相径庭，几乎没有什么重叠之处。

二十个年头，它不在乎社会与一般文学界的注意，只顾自己沉浸在风风火火、一派生机盎然的风景之中。

但它似乎突然地沉静了下来。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对峙与冲撞，也看不到那种按捺不住的创新欲望。最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这种沉静，几乎就没有人觉察到，更没有人为不能使人感到惊讶的局面而感到惊讶，仿佛它应该或者说注定了要进入这种状态。

我们不知道这番沉静是否意味着它的成熟？或许凡事大概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在经过长时间的躁动与喧闹之后，总会有一天要进入一个风平浪静的状态？或许这是一个更高境界的状态？

这一年的创作虽说没有那种在观念上使人怦然心动的作品，也没有那种在形式上使人感到面目一新的作品，但却让人感觉到现在的儿童文学在艺术上已经很讲究了。这种讲究是在一种不惊不乍的氛围中展示的，没留下一丝刻意追求的印记。一些过去以思想的探索见长、在精神上富有爆发力的作家，也不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从他们的文字的背后，我们依然看得出一种闪亮的思想锋芒，但我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精心制作。他们显然不想再仅靠作品在思想上的冲击力来打天下了。他们很耐心地运用着语言，很准确地把握着人物，很细致地编织着故事，很含蓄地处理着主题。他们的姿态由过去的冲着什么去过渡到了好好地写一件像样的艺术品。

殊不知，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讲究艺术构思的文学。因读者欣赏的特性，小说也好，童话也好，都讲究有一个精彩

的、不同寻常的故事，有一个让人叫绝的安排。它讲圆满，讲精致，讲绝妙。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文学向成人文学输送了那么多的作家的缘故。这些作家将儿童文学对构思的讲究习惯以及在从事儿童文学时所培养起来的精巧等品质带到了成人文学的创作中。2001年的儿童文学，又有一些在构思上很讲究的作品。它们是那样的巧妙，那样的紧密，那样的富有想像力。它们一般篇幅不大，看上去真是件小小的艺术品。

小说、童话、散文和诗都有一些写得很漂亮的。

出于对儿童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也出于对儿童健康成长的考虑，儿童文学在向孩子展示生活时，实际上是有所保留、有所省略、甚至是有所隐瞒的。一些丑陋的、灰暗的、阴沉的、残暴的、血腥的场景、意象、故事，都被坚决地堵在了大门以外。对此，儿童文学界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纯化生活的做法未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主张将生活之门向孩子洞开，让他们早一点见识这个世界，从而增长免疫力省得长大后进入社会时手足无措、心理脆弱不堪一击。但这种呼声并没有在实际上改变儿童文学对生活的把持。在选材、语言、主题等方面仍然注意到了它的纯洁性。由于儿童文学具有这样一种限制，不知不觉中使它在美学上形成了诗性特征。优美、意境、明亮、纯情、纯真、童贞，所有这一切，成人文学不一定都得具备，而儿童文学却将这一切看成了理所当然。

2001年的儿童文学在成人文学普遍将自己的文字交给粗鄙的生活画面时，却似乎比以前更加具有诗性。这也许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在面临这样一个世风日下、恶俗滚滚而来的社会现实的逆反，又或许是对当下文学不再将美看成是自己的必备品质的逆反——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儿童文学就越要给孩子一点圣洁、干净、纯洁的情景与精神，就越要向文学注入美的情趣。

儿童文学依然记着自己的使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